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十九回 草履幾雙黑人爭去 聖尼一位白象馱來

話說保姆、永蓮二人，起身向孫德告辭，要入金輪山去尋訪大師。孫德急忙攔阻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陷了一個，再送去兩個，天下哪有如此的情理？況且那位被陷的師父，我等實在限於實力，無法可以救得，故只好付之天命；如今二位既到舍下，還想送入虎口去，在下如其坐視，豈非見死不救嗎？這不義的名聲，在下卻擔當不了。今天無論如何，也不放二位去的。」永蓮道：「這是我們自己情願，與大官人何干？況且我等三人同去，如今失去一個不能同生死，這豈不是一個更大的不義嗎？還望大官人莫加阻擋，成全了我等的志願，雖死也是感德的！」

當下，一面定要走，一面定是不放走，兩下爭持，不得解決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忽有一個打雜模樣的人急急忙忙奔入院來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官人，堡外又有一個尼僧，騎著白象遠而來。大家疑心就是那位失陷在金輪山的師父，故特來報知。」

永蓮插嘴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，我們的妙善大師是徒步而行的，卻沒有坐騎，定是另一位師父。」

孫德含笑道：「凡事眼見為真，此刻背地懸猜，如何算得？既然那邊有人來，我們不妨一向出堡去看看，驗個是非。就算來者不是你們的大師，既屬尼僧，也當有同門之誼，大可見見啊！」二人很以為然，便一同出了孫家，直到堡外，舉眼向金輪山那條路上望去，只見二里外，果然一隻白象迎面緩緩走來，象背之上，端坐著一位尼僧。此時距離雖遠，在陌生人固然看不出面目，但在保姆和永蓮目光中看去，卻是清清楚楚，那端坐在象背上的，不是妙善大師還是誰呢？

這一來把二人樂得什麼似的，尤其是永蓮，更手舞足蹈，牽著保姆的衣袖說道：「老奶奶，你瞧，那象背上馱的，不是我們的大師嗎？她不但沒有遭殃，連帶得到一隻坐騎，這才是因禍得福呢！往後去有了代步，路上要順利得多哩！」

孫德和眾人聽了此話，也都嘖嘖稱奇！永蓮兩隻腳哪裡還忍得住？連窺帶跑地迎上前去。不多片刻，妙善大師已到得堡前下了象背，與大家合口為禮。孫德便讓她們一行三眾進堡，可煞作怪，那隻白象也跟著同走，好像養熟的一般。

眾人直到孫德家中，重新敘禮坐定，孫德道：「恭賀大師得慶生還！這座金輪山，向為毛人盤據，凡誤入其中的人，從來沒有生還的。今天大師算來還是第一人哩！畢竟佛法無邊，才会有此靈感，敢請大師將脫險的情形說來與我等知道，也好為世俗勸導，宣揚佛法！」

妙善大師謝了招待的盛意，然後將被擒入山以及脫險情形，詳詳細細說將出來，聽得大家忽驚忽喜！

你道妙善大師如何能夠這般安安穩穩地出來呢？原來，她在遇見毛人的時候，那衣帽包裹正輪著她挑在肩頭，她因為這裡邊都是隨身應用的物件，不肯輕易放棄，故那班毛人將她扛頭拽腳，擒捉入山，她仍是兩手抓定，竟將其帶了進去。

毛人將她拖到一個所在，只見一個極大的山洞，洞前有一片廣場，廣場的四周都是叢莽深林，望上去黑黝黝的，異常可怕。毛人就將她放在廣場的中間，席地而坐。他們口中各發出噓噓之聲，不多片刻，就有許多同樣的毛人應聲而至，男男女女不下二百來人。男女的分別，只在裝飾的銅環上，男子穿著鼻子，女子穿著耳朵。大家除一片獸皮遮蔽著下體外，其餘完全赤裸著，就是兩隻腳，在亂石上走也不穿鞋襪。

許多毛人將妙善大師團團圍住，由那為首擒捉的人，向眾咿咿呀呀地說了半晌，好似自誇勝利似的。大家聽了他的話，都歡呼跳躍，捉對兒跳起舞來，表示他們的快樂。看他們越跳越起勁，足足跳了一個時辰，方才覺得疲倦，打圈兒圍坐著休息。他們千百道可怖的眼光都集中到妙善大師身上。妙善大師自知今天身入虎穴龍潭，絕少生機，她拚了一死，倒也不覺得懼怕，只是凝神一志地坐著，看他們使出什麼手段來對付自己。

當下見許多毛人都咿咿呀呀談論，像商議處置辦法似的。

不多一會，就中有一個毛人，忽然看見了妙善大師足上所穿的麻草鞋，一面指給眾人瞧著，一面又不知說些什麼。妙善大師會意，便將草鞋解下，那毛人便上前劈手奪去，拿在手中看了又看。隔了一會，又蹲下身去，拿來穿在腳上，扣緊之後站起來，試行幾步，覺得適意，便翹起拇指在眾人面前贊揚幾句。其餘的毛人，各各欣羨，都托開了手向妙善大師討取。

大師一想，他們倒喜歡此物，好得我現成帶著百來雙在此，拿來送給他們，博得歡心，或許可以不加殺害，那時就可乘機脫身了。

打定主意，便將藏草鞋的那一個包裹打開，露出一雙雙嶄新的麻草鞋來。許多毛人一見之下，歡呼了一聲，一擁上前，七手八腳地一陣亂搶。

這一來可不好了，本來百把雙麻草鞋就不夠二百多毛人的支配，何況在亂搶之下，一人搶到兩雙的也有，一人搶到一雙的也有，一人搶到一隻的也有，可是一隻也沒搶到的，卻居多數。在搶到的，固然沒有問題；那一班沒有搶到的，如何氣憤得過？在妒羨交並之下，就起了爭奪。草鞋是微小之物，怎禁得毛人大力地搶奪？你一扯，我一扯，紛紛毀壞，於是便激怒了對方，撇了草鞋，扭著就打，秩序也紊亂了。

他們拚死地對打，早不把妙善大師放在心上。可是那位妙善大師見毛人專心廝打，不注意自己，暗想：「機會來了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也顧不得赤著雙足，站起來一閃身便向叢莽之中奔去。幸而沒人看見，她一口氣奔了一里多路，兩腳被荊棘所傷，血流如注，疼得難熬，大有行走不得之勢，卻又不知何處是出山之路，心中好生著急。

正在彷徨歧路，進退維谷之際，只見前邊有一頭白象緩緩而來。妙善大師暗暗說聲：「罷，今番可真休矣！剛脫了毛人之厄，卻又逢到白象之災，還想留得性命嗎？」

她正急得走投無路，那白象卻已到跟前，撩著鼻子，扇著耳朵，用頭在她身上摩著，很是親善，卻並沒有傷害之意，妙善大師見了如此情形，方才放了心，暗想：「這白象遮莫是佛祖特派來救我的？」於是便用手去摸著白象的頭額道：「白象啊，你可是前來救我出險的嗎？如其是的，請你把鼻子撩三撩；要不然，我這身體與其被夜叉果腹，倒不如讓你吃食，就請動嘴。」

說起象這東西，在野獸中，心地的確好算得慈善，而且通得靈心。往往有小孩子等被別的野獸所窘，它要是看見了，總肯冒死去救，從來不作興看冷眼的，這也是它生就的天性。

當下那頭白象，聽了妙善大師一番說話之後，好似理會得她的意思，果真將一條長鼻子高高地撩了三撩，大耳朵「啪啪」地扇了兩扇，俯首來就妙善大師。

這一來把個妙善大師喜得如獲至寶，連稱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如救得我出險，將來朝了須彌山，得成正果，定當度你入佛門，超脫畜牲孽道哩！」

她正如此說，不料有幾個毛人，已跟蹤尋來了。正是：

生機剛獲得，魔鬼又重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